

邓丽君去世20周年祭： 漂泊者的 荣耀与孤独

邓丽君是传奇，她的时间永远定格在1995年的5月8日。

她的浅吟低唱，不只是一代人的流行音乐启蒙，也是一代人的心灵慰藉。对于已经把她的歌声与自己的人生紧密纠缠的那一代人，缅怀是一种本能，是不会被时光冲淡的内心恒久的暖意。他们并不需要真正了解邓丽君，他们反复追忆的，其实是自己的人生。

可是，对于在日益丰富多元的流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和更年轻的一代，对于已经符号化的传奇，情感的建立却需要从真正的理解开始——邓丽君是谁？她何以成为传奇？



初露锋芒——台湾

如果要寻访邓丽君，需要准备一张世界地图。她生于台湾，葬于台湾，但成名之后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光，绝大部分却都不在台湾。香港、日本、美国、新加坡、英国、法国、泰国，这些地区和国家，都有她工作和生活的轨迹。她是实至名归的国际化歌者，却也是始终漂泊的异乡过客。

1953年在台北云林县龙岩村出生的邓丽君，本名邓丽筠，排行第四，是家中五个孩子里唯一的女孩。跟父母屡次搬家，在“眷村”长大，这是台湾当时专门给军队眷属或退伍军人

人建的居住区，也是“外省人”部落。歌唱是邓丽君的天赋，也很快成为邓家贴补家用的一种谋生手段。1959年，6岁的邓丽君就开始跟随台湾空军“九三”康乐队四处演出，演唱各地民歌小调与黄梅戏。

第一次参加比赛，是1963年“中华电台”举办的黄梅调歌唱比赛，当时李翰祥导演的黄梅调电影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在台湾大热，邓丽君以一首《访英台》荣获冠军。她因此有机会参加1966年正声公司的第一期歌星培训班，为期3个月，这是邓丽君第一次正式接受系统的训练，得到了

台湾早期流行音乐人、作曲家翁清溪的指导。

接下来，她继续参加比赛，以《采红菱》获得台湾金马奖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冠军，签约中视，用艺名邓丽君正式出道，年仅13岁。

少女时期因为演出与学业的冲突，邓丽君早早就休学了。在接受传记作者平野久美子采访的时候，邓丽君回忆过童年，她并不觉得小小年纪就出来专职唱歌是一种苦难。她说：“我很喜欢唱歌，所以我只是为自己在唱歌而已，即使没有奖金，只要能唱歌，我就非常高兴了。”

黄金年代——香港

邓丽君与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少爷郭孔丞的恋爱被太多人见证。他们1981年相恋，举行过订婚仪式，把婚期订在了1982年，邓丽君甚至因此不肯再跟日本宝丽多公司续约。可是因为郭家长辈的苛刻条件，邓丽君觉得受到了人格上的羞辱，她最后选择离开，继续歌唱。

1983年像一个爆发之年，邓丽君参与制作了《淡淡幽情》，这张古风古韵的唱片，被誉为她歌唱事业最高成就。1983年12月29日到1984年1月3日，邓丽君在香港举办了15周年纪念演唱会，门票提前两个月发售，两天就卖完，原本预定的4场，增加到6场，门票

仍立刻销售一空。全部观众约10万人，有三成来自内地。15周年演唱会，继香港之后，分别开到了台湾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。邓丽君证明了自己的人气在短暂的蛰伏之后，依旧稳如泰山。

这个时期，虽然香港的本土歌手也开始崛起，但邓丽君依旧有着不可比拟的巨星位置。在人数更为广泛的中国内地，邓丽君的歌声，也从靡靡之音的定位得到平反。电视台播出了邓丽君在台北的15周年演唱会，象征着邓丽君的解禁。1987年，中共“十三大”的记者招待会上，甚至还播放了邓丽君的日文歌曲《浪花节的人生》。

了无起色——香港

自从被发掘出歌唱天赋之后，邓丽君似乎就在马不停蹄地歌唱。小学参加康乐队时期，学校大概下午4点放学，补习到6点，然后她要去康乐队表演，回家是深夜11点，第二天早上5点起来做功课，7点去上学。

签约中视时期，她在中视“每周一星”的电视音乐节目里每周固定表演一次，其他时间就在歌厅里献唱。

邓丽君的另一位传记作者有田芳生考证：“虽然上节目收入少，但是歌厅的收入多。”“邓家每天摆摊的月收入大概2000元，而邓丽君每月的收入是6000元到8000元。”“台北的夜巴黎歌厅，每场表演90分钟，大概有15位歌星演唱，邓丽君在这里创下了连唱70天的惊人纪录。”

等到唱片走红，邓丽君的舞台终于跨出了台湾岛。香港是她走向国

际化的第一步，她的发展重心从小小的台湾岛，转向了更广阔的东南亚华人市场。

当时，最受欢迎的是紫薇、文夏、美黛等老牌歌星；年轻一点的，凤飞飞、欧阳菲菲在流行音乐界的地位都十分稳固。邓丽君还是新人，她的生活和台湾时期相比，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，依旧被参加电视节目、录制唱片、歌厅献唱满满占据。

骤然落幕——泰国清迈

如果纯粹从商业上考量，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，邓丽君最理想的市场其实是内地。她在政治上得到了解禁，偷偷听着她的歌获得启蒙的几代人，都在翘首企盼她能回来开演唱会，这是一片有着13亿人口的新天地。可是，她却最终选择了拒绝，甚至离开了一直深爱的香港，远走法国，彻底成了客居异乡的漂泊者。

传记作者有田芳生去拜访过邓丽君在法国的故居，他留下了这样的记录：“屋子里有大量粉色，邓丽君最喜欢粉色。她深信这是会招来幸福的颜色。”在这片粉色的憧憬里，邓丽君认识了法国摄影师保罗，虽然他的摄影水平完全达不到商业制作的需要，邓丽君还是尽力替他争取着机会。这段一开始就没打算要结果的感情，成为邓丽君最后的慰藉。

90年代，应该是邓丽君最为困惑的时期。她对于商业演出的意义产生了质疑，想要逃离，也想努力转型，但却并没有明确的方向。一个歌手当了20年的超级巨星，要想改变自己一切从头开始，这是何等巨大的不安。

无数人被邓丽君温柔的歌声抚慰着，却没有人能够抚慰她的焦虑。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，童年的哮喘复发，也陷入了毒品的传闻，即便远去清迈疗

养，看起来也没有任何起色。邓丽君的时间，定格在1995年5月8日。

一开始人们都不相信，因为她已经多次被媒体不怀好意地曝出死讯。可这次是真的。

音乐人沈永阁对这一天记忆异常深刻。这天是唐朝乐队贝司手张炬的追悼会，他参加完葬礼飞回日本，在机场就看到了邓丽君的死讯，恍如隔世。第二天，他又飞回北京，拉着摇滚圈的哥们儿，“要做点什么纪念邓丽君”。这份纪念，是一张唱片——《告别摇滚》。被邓丽君启蒙的一代流行音乐人，用音乐表达了对她的敬意。

为什么喜爱邓丽君？沈永阁想了想，对我描述了一个画面：《拯救大兵瑞恩》里，在最后的守桥背水一战之前，士兵们在一个残破的小镇上做最后的攻防准备，等待德军大部队的到来。这时，突然有人搬出来一台收音机，著名的法国香颂《玫瑰人生》就这样飘了出来。士兵们瞬间就呆住了，这歌声里，话题突然变成了远方的亲人和幸福时光，他们从残酷的战场短时间解脱出来。

“这种感觉，就是在重压之下，突然可以‘呼’的一声，长舒一口气，意识到还有美好存在。”沈永阁说，“邓丽君的歌声，对于我们那一代人，就是这样的。”（三联）

寻求突破——日本

曲制作团队而言，也是个打击，原因到底是什么？是日文不地道？还是因为谎报了年龄，设定主打十几岁的年轻歌迷是个错误？他们烦恼了一个多月，最后决定改变方向，从流行曲风转向演唱路线。

演唱是日本古典艺能与现代流行音乐的过渡，以民俗民风、感情琐事为歌词，曲调悠长婉转。1974年7

月1日，第二首歌《空港》诞生，这张专辑卖出了70多万张，邓丽君因此拿下了1974年度日本唱片新人奖。此后，她的歌曲维持这种风格，走“描写恋爱中女人的苦闷心情，与不能见光的女人令人同情的境遇”这种固定模式。调查显示，她的歌迷里，40岁左右的男性居多。这个年龄段的消费者，一直是邓丽君持久的歌迷群。

1973年3月，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的佐佐木幸男和中村准良一起到香港旅行，他们分别担任过日本歌星泽田研二和野口五郎的制作人。当在歌厅听到邓丽君的演唱，他们当即就请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制作部部长郑东汉收集她的唱片。

回到东京，佐佐木向公司推荐邓丽君，获得认可，担任制作签约部部长的舟木稔被派去和邓丽君签约。舟木先生回忆说，当时的邓丽君并没有经纪工作打理业务，所有工作都由母亲赵素桂照料。舟木稔并没有从邓丽君那里得到确定的答复，回到东京之后他又去了台湾，去说服邓丽君的父亲。他两次拜访邓父，终于说服了这位犹豫的父亲。

1973年11月，邓丽君和妈妈第一次到日本，那时邓丽君才20岁。她的经纪业务由渡边制作公司管理，而唱片制作则由日本宝丽多负责，一开始签约两年，第一年的酬劳是每月25万日元，那个时代日本大学毕业的公务员最高职务的月薪是5.56万日元，此外，她还能抽取2%的版税。

可是，邓丽君在日本的出道曲《是今宵还是明天》却只拿到了排行榜的24名，这让她很郁闷。出道曲没红，对挖掘邓丽君的佐佐木和出道



舟木稔与邓丽君(摄于1993年)